

小说月报原创版编辑部 / 编

小说月报

ORIGINAL FICTION MONTHLY

原创版 2016年精品集

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
 百花文艺出版社

小说月报原创版编辑部 / 编

小说月报

ORIGINAL FICTION MONTHLY

原创版 2016年精品集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
 百花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小说月报原创版 2016 年精品集 / 小说月报原创版编辑部编. -- 天津: 百花文艺出版社, 2017.1
ISBN 978-7-5306-7190-0

I. ①小… II. ①小… III. ①中篇小说-小说集-中国-当代②短篇小说-小说集-中国-当代 IV.
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6)第 294846 号

选题策划: 小说月报原创版编辑部 装帧设计: 郭亚红
责任编辑: 刘升盈 刘 洁 责任校对: 魏红玲
徐福伟

出版人: 李勃洋

出版发行: 百花文艺出版社

地址: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: 300051

电话传真: +86-22-23332651 (发行部)

+86-22-23332656 (总编室)

+86-22-23332478 (邮购部)

主页: <http://www.baihuawenyi.com>

印刷: 天津市永源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: 787×1092 毫米 1/16

字数: 276 千字 插页: 2 页

印张: 17.5

版次: 2017 年 1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 35.00 元

目 录

- | | | |
|-----|------------|-----|
| 001 | 苦雨斋 | 叶广苓 |
| 035 | 肿瘤教案 | 申 剑 |
| 075 | 总有一个怀抱 | 杨映川 |
| 091 | 雪花禅 | 叶 弥 |
| 102 | 朋友圈都是尸体的一夜 | 蔡 骏 |
| 116 | 天蓝 | 方 方 |
| 128 | 私厨 | 阿 成 |
| 172 | 越狱 | 李 铁 |
| 201 | 印红 | 何大草 |
| 224 | 家天下 | 普 玄 |

苦雨斋

叶广岑

—

山道已经转得很高了，朝下望，来时的公路如同一条青白的带子，弯弯曲曲地绕过山根，扎进一条隧道，不见了踪影，好像被谁齐齐剪断了。时值暮春，已有夏日的感觉，太阳在头顶火辣辣地照着，往常这个时候我正舒坦地眯着午觉，今天不行了，得爬山，沿着沙石的土路吃力地往上走，我要到一个叫瓠家梁的村庄去，寻找一个多年失去联络的人，寻找他的人生终结之地。这不是一时的冲动，是父亲曾经的指派，是心里积攒了多年的一个愿望。以前是没有时间，没有能力，没有机会，现在有了时间和能力却失去了体力和精力，我已经不再年轻。

膝盖和我别扭着，每上一步都很认真地疼痛一下，不折不扣，执着坚韧，可谓一步不落。头上的遮阳帽早被汗水湿透，汗流进眼睛里，沙拉拉地疼，使得我不得不走几步停下来擦汗，地上腾起的干燥和炽热，让人有置身在烙饼铛上的感觉。没有树，四周都是狰狞凌厉的石头，有着生硬和难以抗拒的无情。在这样的环境下行路，不是件愉快的经历。

狗Aki一直跟着我，如同我的疼痛，不离不弃，从早晨出门它就跟着，好像窥出我出走的预感，轰也轰不回去，相隔三五步，不紧不慢地在后面追随。天刚

刚亮，我上头班公交车，在前门瞄了半天刷卡机，就是不响。司机站起来帮我刷，趁司机分神，Aki像道白光，唰地从后门蹿了上去，再也不见了踪影。这样的把戏它玩儿过不止一回，它躲在了最后一排角落的座位底下，知趣地不发出一点儿声响。车上人不多，因为早起而郁闷无聊的乘客乐得车上多一点儿插曲，都偷偷向Aki使眼色，Aki把握着分寸，装没看见。我原本以为Aki是秋田犬，是儿子仿照日本忠犬八公的模样买了送给我的，秋田的英语发音是Akida，所以叫了Aki。本来也是准备叫“八公”的，儿子黑桃老K说，八公的主人得心脏病死了，再叫这个名不吉利。孙子老猫接茬说，咱奶奶要像那个教授一样死在外头，这狗肯定也会在车站死等……

媳妇皇贵妃说，Stop!

两个二百五的话让我听着有些发堵。

媳妇的洋文让我莫名其妙。

老猫、黑桃老K、皇贵妃是他们三个的网名，平时在家彼此互称老猫、老K、贵妃，独立而平等，没有血亲一说。

倒也随意。

有一天老猫从网上调出一份资料让我看，原来养了半年的Aki竟是让黑桃老K把品种鉴定错了，是日本北海道犬而非什么秋田，老猫对此非常有看法，说老K老眼昏花，良莠不分，在狗的智商排序中秋田和北海道犬算笨狗，第一名是黑白花的边境牧羊犬，善于叼飞盘，第二名是小狗熊一样的贵宾泰迪，温顺善解人意。人家总共排了八十名，Aki是第八十，垫后的“八〇后”。老猫说，论智商，黑桃老K比Aki还差着一截子，他让皇贵妃那个小“贵宾”耍得一愣一愣的，怕老婆。

Aki的聪明是小聪明，不大气，跟着不着调的孙子老猫一样，正经功课学不好，玩儿的都是歪门邪道。

我在路边一块石头上坐下来，掏出背包里的茶水瓶子，茶是早晨沏的，吴裕泰的茉莉花茶，还有着若有若无的温度。拧开杯盖，一股浓郁熟悉的香气扑鼻而来，我小心地抿了一口，望着浓酽的茶水出神，这杯茶大概是这一阶段我和北京城最后的维系了。

下了长途车本来有村村通的小面包车，但是那车一天两趟，通瓠家梁的车上午已经走过，就逼得我必须走五公里山道，而且是一路向上……车站小卖部

的人说我可以走小路，小路近一半，还有荫凉，但多是陡而窄的山道，走起来颇费劲。我说我还是走官路吧，慢慢地走，缓缓地上，太阳下山前怎么也到了。我问小卖部的人叫苦雨斋的地方在哪儿，那人想也没想说，没这地方。我问他认不认识一个叫周宾的人，那人说这儿方圆几十里没有姓周的。

当然，周宾也可能换了名字，也可能早不在人世了。

喝了水继续走，山路一个弯儿连着一个弯儿，手里的登山杖派了用场，有它让我省了不少力。登山杖是黑桃老K二百多块在户外俱乐部买的，我说贵，老K说是牌子，值！后来老K又买了一根两千的，那是更牌的牌子，两百的便下放给了我，犯病的时候当了我的拐杖。年轻人的生活我无法介入，总是隔着，一根拐棍两千多，太奢侈！儿子在外企做事，花钱如流水，媳妇是海归，开着一个咖啡馆，说话夹洋文，把孙子老猫整得不中不洋，不伦不类，思维直接，词汇怪异，连个囫圇的中国故事也说不利落。我自认不是一个保守的奶奶，也不是一个拒绝新生事物的老糊涂，但是在老猫面前竟然什么也不是，他对我的跟不上趟很有看法，让我尽量不要当着他的朋友表达意见，说我的认知实在不够高远，还在秦始皇时代翻跟头，张嘴一股出土的兵马俑味儿。有一回老猫跟个女生背着书包在街上溜达，我走过去拍拍他的肩说，孙子，你今天没去学校，在外头瞎转悠什么哪？

老猫说，吓我一跳，您这一拍，出手阴毒，把我的暴雨梨花汗都拍下来了！

我问他为什么不上学，老猫说学校开运动会，他出来遛遛。我说，运动会学生就可以满街遛吗？还带个女的。

老猫说是临时碰上的。我小声说，鬼才信！

女孩儿对我轻蔑一晒，甩过三个字，蛋白质！

老猫说我把他吓得肾上腺素都要爆表了。为了这个，他得喝一杯冰激凌，以安慰受伤的细胞。冰激凌得哈根达斯的，和路雪的不行，钱得我掏。

不能跟孙子较真儿，什么狗血词汇都能从他嘴里蹦出来，为这个“蛋白质”，我琢磨了一路，不得其解，不得已又打电话问老猫，老猫说是笨蛋+白痴+神经质的概括，我才知道被老猫的朋友骂了，还给人掏钱请吃了冰激凌。

小辈的网络语言常常成为我们彼此交流的障碍，他们的话我听着生疏，难以理解，老猫称自己的网络水平是骨灰级，还有菜鸟级、中鸟级等等，就跟作家分一二三级似的，说他们使用的是“火星文”，我那些“张大哥、李二嫂”什么的恐龙语言早该歇菜了，我这一代的作品他们基本不看，全是一帮人闭着眼睛在

自拉自唱,自我陶醉,要是哪个肯睁开眼睛看看周边没有一个听众的话,怕是早闭嘴哑了声。我是写小说的,拼的就是中国话,自觉得意的是驾驭语言的能力和天赋,常常自吹“能到出神入化的境地”。现在我却突然意识到哪儿出了问题,有点儿不对劲儿。吃过早饭端详着书房内整架整架的中外文学作品,古人的、洋人的、自己的、朋友的,感到有些恍惚,对我来说,这些生命中无比重要的东西,在我之后将付之东流,面临着无人理会、无人继承、无人赏识、无人打理的结局,将被狗屁不通的“暴雨梨花汗”而颠覆,我的失落是由衷的,一种难言的悲哀将我彻底打垮,从精神到身体。纵然也知道写作是件任他埋没与流传的事情,但是明白自己的作品到了连自家后代也不在乎、不敬重的时候,一种被冷落了、的难堪,一辈子白干的难过从心底升起,像是写完一部长篇的收笔,有种紧张疲惫后的失重,五脏六腑一刹那全被掏出,人变作了空壳,忽忽闪闪腾飞起来……

来打扫卫生的小时工在桌旁边发现了我,她说我当时倒在地上,手里还拿着电话。亏得她来得及,也亏得那天是礼拜一,是她早晨该来的日子。要不,这个世界就没有我了。

是心脏出了问题。

用时髦的话说,黑桃老K和皇贵妃在第一时间赶到了医院,这个“第一时间”是我最反感的词,也是新闻上用得最多最烂的词,什么是“第一时间”?“第一时间”究竟有多长?全是不清楚!第一时间赶来的晚辈表情是急切的,感情是真摯的,他们是我唯一的亲人,我对他们的“第一时间”无可挑剔。

病床前,老猫一边给我剥橘子一边朝我伸出大拇指,赞我为“小强”,这回不敢造次,战战兢兢问“小强”为何物,老猫说,小强是《唐伯虎点秋香》里的蟑螂,生命力顽强至极。

……差点儿再次晕厥。

出院后黑桃老K再不让我一个人单独居住,直接把我接到了他的家里,让我在那个两层小楼里颐养天年。但是这期间我过得不快活,我总是想念四环以外望京地区的那座两居室,站在二十一层楼上,能够遥望到当年老家四合院的位置,尽管雾霾中那里已是一片高楼。站在楼上,能够看到尘寰中熙熙攘攘的人,来来往往的车,看人看车也是个乐子。每天还能够赶那热闹的、五花八门的早市,提着菜篮子在电梯口跟邻居议论白菜、黄瓜价格的涨幅,扒堆外贸衣服的美价廉。踮脚房内,都是旧物,满满当当的锅碗瓢盆,满满当当的书稿,满

满满当当的日子，满满当当的回忆……

黑桃老K这儿什么也没有，窗外连个人影也看不见。屋里的摆设大而无当，不合格局，让人不踏实。石磨盘进了客厅，权作茶几，树桩子当作了矮凳，美其名曰原生态；角落里不伦不类摆了个佛头，聚光灯照着，不知是恭敬还是亵渎；当门挂着个牛骷髅，跳大神一样系着红绸子；楼梯口弄了个长流水的大缸，挤眉弄眼地闪着蓝绿小灯，喷着水雾；两匹土黄的布从二楼垂直吊下，庙里的帷幔一样，把明朗的大厅隔得影影绰绰、遮遮掩掩……黑桃老K说这一切都是皇贵妃朋友的设计，那朋友是设计博士，这样的效果既有文化品位又有现代气息，充满张力。我见过那博士，脑后梳着马尾巴，留着小胡子，说话百分之八十我听不明白，像个“天外来客”。“天外来客”张嘴Grumpy、迪亚吉列夫，闭嘴抽象的精粹、隐藏的奢华，我不知道他要表达什么，云里雾里地兜圈子，显示高深。我问他知道落地罩吗，答曰不知，犀背式罗汉床呢，亦不知，碧纱橱呢，还不知。我觉着“来客”的理念停留在看山不是山，看水不是水的档次，象征大于实际，两脚悬在半空，倒是天马行空般的自在，却是无法捕捉的虚幻。当然，不是我的房子，我自无权做主，但住在这样的环境里我别扭，有进了咖啡馆的感觉。这个咖啡馆还不是老式塞纳河左岸的传统咖啡馆，是掩盖文化欠缺的权宜之计。

儿子小区的大门口尽职尽责的保安，阻挡了一切闲杂人等，也阻挡了红盐白米的日子。望着窗外灰蒙蒙的天空，一天可以不说一句话，屋里除了空调的嗡嗡声，再没了声响和活物，我活跃了大半生的思维停滞了，那些鲜活动荡、繁杂充实的喜怒哀乐如同一场梦，说断就断了，代之以苍白清冷、寡淡平庸……我怀疑自己已经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病。

黑桃老K在通州狗市上花两万块钱弄来了Aki。白毛黄耳，双眼皮，小白熊的模样，初来时在我的怀里瑟瑟地抖，小爪子抓着我衣裳不放。皇贵妃不让老猫接触狗，说玩物丧志，怕建立感情，影响学习。其实老猫语文、数学已经两门不及格了，用老猫自己的话说是这些跟狗“没有一毛钱关系”。

现在Aki长大了，卷尾直耳，很有了狗的模样，平日不离我的左右，比儿子亲，比孙子亲。晚上Aki睡在我的床沿下，一见我到盥洗室刷牙洗脸，它就钻进我的卧室，靠着床帮倒头装睡，任你怎么拉，怎么推就是不出去，只好认了，成了彼此的习惯。一天夜里，我胸口憋得出不来气，难受压抑。Aki见状，双脚搭在我身上，用嘴使劲拱我。我终于坐起来，好些了，Aki蹲坐在地上，歪着脑袋看着我，不肯睡去。夜色中，它那双眼睛分外明亮，有担忧，有关切，更有鼓励的成分

在其中。我将它那毛茸茸的大脑袋抱在怀里，泪水夺眶而出。老K、皇贵妃在楼上，老猫卧室的位置在更为遥远的角落，他们都在熟睡中，只有Aki离我最近，跟我最直接。

杂志社编辑来约小说稿，电话被老K劫了，他对人很不客气地说，人病了，不写！你们就想着自己的杂志，怎么不想想写稿的人？

我说，儿子，怎么跟人说话哪，你以为你妈是谁！

我接过电话，回到自己房间，向小编辑道歉，告诉她，最近不能创作，身体不好是主要原因，另外还要出趟门，寻找一个失散多年的人，这要花费我很大精力，再不找就没有机会了，真到了另一个世界，将无颜面对已故的父亲。

编辑听了半天没说话，最终她说她能理解我，又补充说其实我的寻找本身就是一篇好文章，用不着怎么加工。

二

山路紧盘一直向上，Aki不见了踪影，我知道走不多远它会折回头来寻我。有汉子骑着摩托从山梁上下来，我问瓠家梁还有多远，汉子刹住车说没多远，快到了；再绕两个弯儿就能看见村儿了。汉子说，您老太太上山不坐车，赶上佘太君了，佘太君曾经在我们这儿打过仗，梁顶上现在还有军寨遗迹。

我说我跟佘太君也差不多，这点儿山路对我它就不是个事儿。汉子说，您老真逗。前头那只白狗是您的吧？

我说是，汉子问卖不卖，我说不卖，汉子说挺肥实。我还想问周宾的事，汉子不想再纠缠，驾着摩托顺山道溜下去了。

果然绕了两个弯儿就看见了村子，白墙青瓦，绿树环绕，红花盛开，一看便是“社会主义新农村”的统一手笔。急呼几声Aki，没有回应，想来打前站去了。村口有座石砌的圆拱门，破旧衰败，苍凉悠远，一棵老槐从石缝间钻出，根深叶茂，如障如云，立刻给身后的白墙灰瓦冠以了历史，托起了深沉。

正赞那树，见Aki叼着一只鸡，兴奋地朝我跑过来。鸡在狗嘴里扑腾惊叫，毛羽飞散，丧心掉胆。Aki全然不管，将鸡放在我跟前，摇着尾巴向我邀功，以博夸奖。这只北海道犬，祖上是狩猎的猎犬，是敢和狗熊撕咬的犬种，有着见活物就扑的习惯，到山庄来，凸现了“鬼子进村”的本性，这点倒是我没想到的。正在教训Aki，有胖女人横着从石门内冲出来，绕过Aki，一把扯住我让赔鸡。我有些

沮丧，问赔多少，女人说，散养的，吃蚂蚱、虫子长大的，四百！

我立刻掏钱，想着自己还要在村里住，得息事宁人，和地主争执就没意思了。女人想了想说，差点儿忘了，这鸡还是正下蛋的，八百！

我说，妹子，全聚德烤鸭一只二百。

女人扑哧乐了，说，那就五百！我们这是绿色食品纯天然，没有一点儿假冒伪劣，他烤鸭店不能比！

一个男人走过来，看来是女人的爷们儿，指着女人说，钻钱眼儿里啦，让人家上咱家吃鸡去不就完啦，急赤白脸至于嘛。

我问这村里哪家能住宿，男人说，您说的是农家乐吧，我们家就行，已经拾掇好了，还没正式开张。

女的说，每宿二百，不管饭。

男的瞪了女的一眼，回头对我说，三十！按铺位结算。

我就跟着夫妻俩去他们家，一问，男人姓王，瓠家梁的老户，他们家在村里住了几百年了。我说我得跟他打听个人。老王说这儿上上下下没有他不认识的，连村里屎壳郎姓什么他都知道。

我问瓠家梁有没有叫周宾的，老王说没有。我说，历史上从来没有过？

他说，从来没有过。

哦……这事不像我原先想的那么简单。

西边的太阳沉入脚下，万千彩云把天空渲染得一片锦绣，我感叹山村景致的变幻，赞美天空的凄艳，老王嗅了嗅鼻子说，彩云接日头，明天要下雨。

Aki一挣一挣还要往前蹿，被我用狗绳死死拽住，以免再生事端。

我被安置在王家正房西间，新被子、新脸盆、新窗帘、新拖鞋，白墙还散发着涂料味儿，看来是真的在打造农家乐了。老王媳妇把鸡扔在墙角，喊着让小翠刷锅炖鸡，小翠大概是王家闺女，一挑门帘从正房东间跑出来，嘴里还嗑着瓜子。透过门帘我看见东间炕上盘腿坐着个老太太，嘴里叼着一杆长长的旱烟袋。老太太神态安稳，小脚青布衫，像是民国人物，跟本朝没有关系。

我跟王家人说不吃鸡，大晚上的，趸一肚子肉消化不了。媳妇问我要吃什么，我说喝粥，我刚看了他们厨房的柴锅里正滚着芸豆粥，我吃这个就很对味儿。媳妇说豆粥是给太太熬的，我说能给太太就能给我，我也爱喝粥。媳妇还说要整几个肉菜，我说都不用，喝粥就咸菜挺好，来日方长，我得在这儿住些日子。

媳妇还在犹豫,我说,看了你们搁在窗台上的菜谱,一只炖鸡的价格是一百五,鸡我不吃,钱我掏了,以后的店钱饭钱,按天算,一天一百,半月一结账,前提是你们家老太太吃什么,我吃什么。

老王说,您打算住多久?

我说,一个月。

媳妇说,我们家太太九十多了,以喝粥为主,您能行?

我说,我也七十多了。

老王跟他媳妇合计了一下,觉得还行,简单明白,我不浪费,他们也没吃亏。

院里有棵大树,开了一树红花,香气袭人,我问是什么树,老王说是香花槐,说这树有年头了,他爷爷种的。老王媳妇告诉我,家里的自来水可以接来直接喝,是引下来的山泉,去年政府给村里接的,惠民工程,这点城里不能比,城里的水脏,喝了拉稀。

山里的夜晚来得快,太阳一下山天就黑,Aki是个胆小鬼,天一黑就像跟屁虫一样紧紧跟着我,在我脚底下绊来绊去,很是讨厌。晚上我喝了一碗粥,给它掰了半个饼子,它闻了闻,不吃,那是吃惯了肉肠拌饭的主儿。出来时没想着它会跟来,没带狗粮。

不吃就不吃,饿几顿连屎也吃。

都是它自找。

晚上,我歪在炕上有一搭没一搭地看电视,抗日加谍战,换了几个台大同小异,演员一色港台腔,女的一惊一乍地叫唤,男的动辄便扎势举枪,非此表演便没有其他招数,完全是一帮未熟的半大猫在想入非非,过家家。越看越没劲。

Aki靠着炕在打呼噜,睡梦中爪子一动一动的,不知在梦中是奔跑还是抓鸡。

窗外下起了雨,雨点砸在屋瓦上,砸在院落石板上,渐紧渐急,奏出一片声响。起风了,飒飒凉气从门缝涌入,带着雨的湿寒、草的青气,灌满瓠家梁的山村小屋。

老王顶着草帽往墙外的炕洞里添了把柴,炕上渐渐有了暖意。他在招呼小翠给太太加条毯子,说今晚气温降得厉害,别把太太冻着了。我注意到,老王将奶奶呼之为“太太”,肯定是老人的孙辈了,太太是老北京旗人的称呼,现在还这样叫的几乎没有了,深山小村还依旧保留着,实在难得。

身旁的手机在振动,是黑桃老K打来的电话,不接,任它去振。

离开家的时候我在餐桌上留了字条,说要到一个叫苦雨斋的地方转一转,让他们放心,别瞎找也别瞎猜。我走些日子,给心放假,让眼睛过节,体会一下心无挂碍的境地,这应该是退休老人享受的。

我没有将出行的目的告诉他们,事情还没有结果,周宾尚在不确定之中,他的存在与否跟他们没一点儿关系。

连着三个电话打来,有老K的,有贵妃的,看来是急了。

急了就急了。

不接!

哪个作家没有特立独行的主意,哪个作家没有自己留守的空间,谁都有点儿小个性,谁都有不愿被打扰的时候。

后半夜来了个微信,是老猫发来的,这小子夜里不睡觉,肯定发自被窝:

奶奶,您真行,玩儿失踪,这可是我梦寐以求的游戏,让您抢先了。奶奶,我好想和您在一起,让您带我装×带我飞,只是白骨精式的妈看得太紧,朕离不开。但是我会去找您,咱们后会有期。

——孙子老猫

老猫不知是诚意自谦还是玩世不恭,我的所作所为被他简化成“装×”,如同一幅庄重严肃的油画,被扯得变了形,失去了原本的意义。什么东西一到了老猫嘴里,立刻变了味儿。

当然,老猫是只好老猫,孙子是个好孙子,有着一切现代少年的优秀与不足,老猫每天的任务除了上学就是在网上研究各类武器,将那些现实生活中毫无用途的枪炮坦克搞得门儿清,记那些武器型号比记数学公式熟练得多。世界上各类的枪被他用彩色打印机打印出来,贴了卧室满满一墙,花里胡哨让我看着眼晕。老猫问我看中哪一款,我顺手指着最下头的一杆说这个。老猫撇撇嘴说,落伍了呢,这是七九冲锋枪,咱们自产的,中越战场上用过,每分钟可打六百五十发子弹。

我又指上头的一个说,那个。

老猫说,那个也不怎么样,日本自卫队用的九九式突击步枪,名古屋生产的,工厂跟丰田汽车差一个字,叫丰和。

老猫说给我看一杆最新美国枪，让我开开眼，看他十个手指头在电脑键盘上敲击的速度，只让人眼花缭乱，火流星般的不可捕捉。十指的灵活并不代表着思想的灵动，终日沉湎于不着边际的武器，让我想起了那些美国打杀大片和中国战争题材电视剧。老猫对武器着迷，对网络上心，一天到晚魂不守舍，茫茫然胸无大志，有一回我跟他推心置腹地说，孙子，长点儿志气，咬咬牙，把那些破枪先撂一撂，咱们把那两门不及格的窟窿堵上行不？

老猫说，不行。

我说，你已经不小啦，奶奶照你这么大的时候都加入共青团了，准备着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呢。

老猫说，您那时候什么也没有，更没有网络可上，不入团您干什么！

.....

突然地，从老猫想到了周宾。

周宾那个时代又是一种别样情景。

三

周宾原名金载澄，从家里出走的时候十七岁，是北京崇实中学高中二年级学生，品学兼优，一表人才。他是一九四〇年中秋节时候离开家的，走时在他的房间里留了一张条子：

四哥、四嫂：

我走了，不要找我。到了该回去的时候我自然会回去。……也许永远回不去了。

弟载澄

民国二十九年中秋于苦雨斋

金载澄把他在后院的住室命名“苦雨斋”，取的是明朝诗人谢榛《苦雨后感怀》的句子，“苦雨万家愁，宁言客滞留”的意境，那时候的北平正在日本人的铁蹄之下，在凄风苦雨之中挣扎，人心苦痛，山河无色。

这张普通的纸条我父亲一直保留到去世，内中的“四哥、四嫂”指的是我的父亲、母亲，金载澄在金家“载”字辈排行老六，是我父亲的弟弟。人称我父亲为

四爷，称金载澄是六爷，四爷跟六爷之间差了三十几岁，就是说，金载澄是我的亲六叔。

母亲不止一次地对我描述过当时的情景，她说她和我的父亲急急火火地赶到前门火车站堵截逃逸的金载澄，疯了一样到他的同学家挨家找寻，不顾一切地冲到学校找校长要人，都没有半点儿结果，用现在的话说是，金载澄人间蒸发了，蒸发得无影无踪，连个泡也没冒。事后得知，那次出走的有十几个学生，是东城各学校的精英。

半年后家里收到了一封由南边捎来的信，金载澄说他到了重庆，参加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干训团，改名周宾。

当时日本人在北平活动很猖獗，特高课、新民会、特务、宪兵，鹰犬爪牙遍布角角落落，周宾的情况家里处于严格保密状态，除了我的父母，再没有任何人知道，这样的事情泄露出去是要掉脑袋的。

后来我们家来过一个叫王宝贵的年轻人，自称是周宾在崇实中学的同学。王宝贵告诉父亲，周宾在印度兰姆伽美国军事基地做英文翻译，北平走出去那批人，大多都到南方战场，参加了中国远征军。由此，父亲知道金载澄在印缅打仗，那里又湿又热，不光有可恶的日本人，还有蛇蝎毒虫。王宝贵说家里有什么话可以说给他，他会设法找人给周宾传达过去。父亲低头想了半天，大概是要说的太多，最终托王宝贵递过去一句话：无论是什么结局，都得回家，回到北平。

其实父亲为他的兄弟做了最坏打算的准备。

那次王宝贵的到来，还偷偷送来一张照片，照片上的周宾穿着国民党军服，很英俊，很精神，照片的背后有几行小字：

弟兄们向前走，
五千年历史的责任已落在我们的肩头。
我们不愿做亡国奴，
只有誓死奋斗！

以为是一首诗，后来才知道那是中国远征军的军歌。

别离岁岁如流水，立尽西风雁不来。抗战胜利以后，父亲最终也没等到他兄弟的消息。由此，父亲更珍爱这张照片，装了镜框，挂在他的书房里，时时地

张望，时时地叹气。我小时候见过这张照片，也见过后面的诗句，那个戎装的青年在框子里向我看着，比我所有的哥哥们都漂亮，都有气质。跟周宾比，我的哥哥们就是一群在窝里闹腾的土京巴儿，没出息极了。

照片在新中国成立后被取下，“文革”的时候付之一炬，看着照片上那略带忧郁的眼神和那些“向前走”“历史的责任”之类字迹被烈焰吞噬，我有些难以道出的悲凉，为从未谋过面的周宾，为我的父亲，这一对嫡亲的兄弟。

那时父亲已被造反派揪出，从专案部门他得知了失踪兄弟的一鳞半爪，周宾进过国民党干训团，入过三青团，任过印缅远征军翻译，在缅甸战场下落不明……

与他一起出走的那些北京学生，一个也没回来。

是国民党就是敌人，是翻译官就是特务，“下落不明”有几种可能：死了，归依美国了，投降日本了，新中国成立时逃窜台湾了……我曾建议父亲花点儿精力把周宾的下落调查清楚，也给我们一个交代，这个飘忽的阴影，这个几十年不曾出现的虚幻人物，把我们影响得有点儿灰暗。但是父亲不为所动，他任着人们去说，去猜，在周宾的事情上，始终保持着沉默。

父亲歿于“文革”初期，身患癌症的他，一通批斗过后生命的迹象已很是渺茫，离世的前几天，他把我叫到他的住室，一个拥挤的堆着杂物的小间。前院的大房被造反派占用，变成了街道革命委员会。

时值深秋，这是北京被称为“秋霖”的日子，雨水连日不断，房檐滴着水，墙根湿漉漉泛着潮，屋里的家具用手一摸又黏又湿，甚不清爽。后院的小房低矮单薄，没有廊子，雨脚直接扫在窗玻璃上，打出一片迷蒙。一只十五瓦的灯泡从房梁上吊下来，照着屋里的杂乱，照着父亲苍白憔悴的脸，他的相貌已经走了形，我甚至怀疑床上躺着的究竟是不是我的父亲。

父亲闭着眼半天没有说话，他在大口喘气。窗外萧瑟秋雨，肃杀之气油然，我知道离别的时刻不会遥远。

许久，父亲睁眼慢慢环视了一眼小屋，像是对我，也像是对自己说，这是老六住过的屋子……

我明白，这就是被金载澄冠名苦雨斋的所在了，几十年前那个青年是从这里起身的。

父亲艰难地从枕头下摸出一个纸包，打开来是当年金载澄留给家里的那张条子，字迹匆忙潦草，可以想见离家的激动和仓促。纸包里还有一张父亲写

的条子，同样写得很匆忙，简单几个词，显出了他写字时的紧张慌乱。

京西 瓠家梁 苦雨斋

父亲点着纸条的地址吃力地说，以后有了机会你去找他……替我……周宾，你六叔……叫他一声……回家……

末了，父亲特别叮嘱了一句，不要通过官方。

眼泪溢出了父亲的眼眶，在他那近乎干枯的身体里竟然还能淌出这样汹涌的泪水，这是我没有想到的。更让我吃惊的是这座小屋的主人金载澄，那个叫周宾的人还活着，无声无息地落脚在了北京西郊一个叫瓠家梁的地方。

世界上的许多事不可思议。

金家的不少内幕出人意料。

日暮秋风，枕前泪语，我记住了父亲的嘱托，记住了那个风雨凄紧的夜晚。

替父亲找兄弟落实起来实在是难，不通过官方，是避开了派出所公安局的户籍环节，谨小慎微的父亲为他隐姓埋名的兄弟设身处地想得很周全，他怕过着平静生活的周宾再次卷入波澜动荡之中。

四

千辛万苦地来了，瓠家梁却没有周宾这个人，更没有什么文绉绉的苦雨斋，莫不是当年父亲得到的信息错了？

我明白，调查周宾和苦雨斋事情的终结必定结束在我的手中，黑桃老K、老猫对我父亲这代人经历的事情毫无兴趣，对老K他们来说，金家的六爷金载澄，瓠家梁的逃逸者周宾，“文革”中去世的外祖父金载源，这些扯淡的事儿是他们退了休的母亲、奶奶自以为是的“游戏”，是一个文化人自我设计的“文化苦旅”，一场没有实际意义的“春秋大梦”，吃饱了撑的。

第二天雨没停，晌午饭我跟王家老太太一块儿在屋里吃，小炕桌上摆了煎饼和粥，一盘炒鸡蛋，一把青翠的香葱，一碟新鲜黄酱。炕沿离地很高，我侧身坐着脚挨不着地，很别扭，像老太太一样盘腿坐炕，我没那本事，只好脱了鞋，在炕桌对面扭来扭去，不断变换姿势。